

我是十三月 著

灼灼为 南枝

远古上神
战事不休

小青鸾下山，同类没寻到
先弄丢了钟山之神的眼睛
将他从沉睡中唤醒
人世浮沉，历经劫难
陪在身边的人依然是他

“我们不仅仅只有百年
还有千年，万年，万万年。”
“且生，我爱你。”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远古上神 | 战事不休
孤单的小青鸾下山找同类

她是且生，是独一无二的青鸾鸟。

她有世间最动听的嗓音，却倍感孤独，渴望寻找同类。

“你愿意跟我回南禺山吗？”

他是烛阴，是钟山之神，受自然孕育而生，却被人从沉睡中惊醒。

“这以后万万年的时间，你就呆在我身边好不好？”

为了寻同类，找神眼，助登帝，百年间，她丢了声音失了心智。

苍梧之地，钟山之上，一直陪在她身边的，是开天地劈混沌的烛阴。



小花国谈



图书官方微信关注



购买图书敬请关注



微信扫码扫描
条形码为本书订购



TANGEL



大鱼文化传媒

上架建议：古言 / 畅销

ISBN 978-7-5500-1093-2



9 787550 010932 >

定价：29.80 元

FLORET
READING

小花阅读【曾许诺】系列 03

灼灼为南枝

我是十三月 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灼灼为南枝 / 我是十三月著. — 南昌 : 百花洲
文艺出版社, 2017.7
ISBN 978-7-5500-1093-2

I. ①灼… II. ①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1529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E-mail bhzwjy0791@163.com

书 名 灼灼为南枝
作 者 我是十三月
出 版 人 姚雪雪
责任编辑 李梦琦
特约编辑 笙 歌
封面设计 刘 艳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)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61千字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9.8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500-1093-2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7-282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作者介绍



- 我是十三月 -

WOSHISHISANYUE

小花阅读签约作者

随时都会爆炸的易燃物品。
做我的朋友有两个不好。
被我噎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
还会被我做成表情包飞满整个互联网。

梦想有一天能够开着拉风的拖拉机上大马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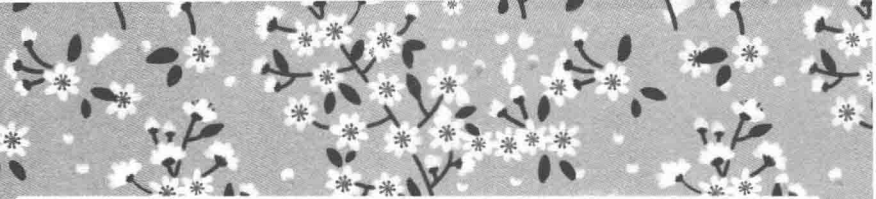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前言

ZUOZHE
QIANYAN

一开始构建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是想写成一个志怪类型的故事，没有太丰富的感情线条，只谈鬼神，只说神学。可是我本来就是一个太喜欢谈论感情的人，写着写着，就自然而然地写进了好多深浅不一的情感。

虽然偏离了自己的初衷，可是我依然喜欢这个故事，喜欢里面的每一个角色，尽管故事的背景在远古时期，一个战事不乏、弱肉强食的时代，可是他们同样活得有情有义、有血有肉。

在我这些年读过的书里，我最喜欢的人物性格，就是拿得起放得下的那种人。他们并不太过于奢求得不到的东西，也不过分后悔失去的东西，有就是有，没有便没有，世间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和人，为什么非要那么愚蠢地把自己困在一个牢笼里，把自



己变成牢笼之兽呢，对不对？可是这种人，在这个本来就是欲望交织而成的世界里，难能找出几个来。

所以且生还是贪心，她一开始想要的是同她一般的鸟类，后来是一百年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间，可是人世就是一个遂难如愿的地方，感情还是会变，到底因为什么，我并不能给出一个十全十美的答案来。因为我自己还在探索的这条路上慢慢地走着，我自己都说不清，我笔下的这个人更不能说清。尽管她天生拥有灵力，可她到底不是人类，总觉得自己多活了那么些年，这短短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，可就是在我们这些辗转人世的凡人眼里，更奢求、更追悔，所以更不择手段想要得到一些遥不可及的东西。

这是我第一次写古风类的故事，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也不简单。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喜欢太复杂的人，所以不管在影视或者故事的选择上，尽量避免这种类型，实在太烦琐了，又文绉绉的，实在不像我会写出来的文字。可是一路写下来，我才知道我有多喜欢这个故事，里面的每一个人，他们活在我的脑海里，演绎了一场生死大戏，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带给了我什么，又让我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。但可惜的是，我并没有给这个故事一个真正的结尾，不管于公于私，我都不想太早结束他们的故事，他们活了万万年不是吗？他们甚至还能再活万万年。

我实在太偏爱呢啾这个角色，她是在这个故事里唯一一个只



要几句话就让我心疼的角色。人世很孤独，她对且洛的感情我只要想起来就恨不得另外给她再开一个故事。她这个人，明明想要却只能放手，她明明舍不得却只能看着最亲近的两个人都离开她各自去生活，留下她在那座给她生命却束缚她一生的山上，到死的一天。灼灼为南枝，寂寂人北去。

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。

我是十三月

“我们不单单只有百年，
还有千年，万年，万万年。”

“且生，我爱你。”



ZHUOZHUO
WEINANZHI



目录



Chapter 1	且生	/ 001
Chapter 2	烛九	/ 023
Chapter 3	夫绪	/ 051
Chapter 4	重华	/ 077
Chapter 5	律画	/ 103
Chapter 6	改命	/ 131
Chapter 7	撞破	/ 157
Chapter 8	决裂	/ 181
Chapter 9	凤、凰	/ 209
Chapter 10	终章	/ 235
番外 1		/ 255
番外 2		/ 271

Chapter 1



且
生

01

南禺山上近些时候又新迁来了些鸟类，山上啼声三日不断，我站在山林里，听着他们叽叽喳喳的声音，心烦得很。

呢啲姑姑出穴时，夫诸来寻我。他跛着右脚走在我前面，手里打发着还在鸣啼的各路鸟类，回身看我的时候笑得假惺惺的。

穴口两旁站满了山里的灵精小怪。呢啲姑姑同我父亲且洛是这南禺山上同生一穴的一对凤凰，父亲当年下山遇见我娘亲再未回南禺山，此后这山里只剩下她这只凰后辈分最高，各类生命都倚仗着呢啲姑姑的佛光而生。今日姑姑醒了，他们自当是要来探望的。

姑姑看见我，招手唤我过去，我来到她面前，她问：“这些日子你可想明白了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低声回她：“还不曾，可我不相信，这世间就仅我一只青鸾。”

她叹气不说话。

灵精小怪们拜过姑姑便自行散了去。

夫诸本来也要走，姑姑绕过我叫住他：“夫诸，你且去把我埋的那坛梨花窖挖出来，稍后有客来。”

我往天头望去，看见一片火红祥瑞，猜到了几分。

夫诸欠身下了山，我惊喜地拉起姑姑垂着的手：“姑姑说的客人，可是师父？我已经有两百年不曾见过他了。”

姑姑笑：“当年你师父送你回来时，大概不会想到你会这般想他。”

师父号作“陆压道君”，是上古创始元灵的四弟子。同出一门的师兄弟们早已经列了仙班，或是上了佛门，他却爱逍遥，脱离三界，喜欢四处云游。

我第一次见他，是姑姑带我回南禺山后。他在山下扯着嗓子求姑姑的梨花窖，看到我时，捏着我的脸，问姑姑：“这丫头长得可真俊，是凤君且洛的孩子吧？像极了她爹。”低头又问我，“可愿意同我学艺啊？”

那时候我年纪还小，除了腾云还不曾修过其他术法，听他这样说，不问姑姑便急急点了头。之后同他学艺的那些年，我方才知道自己被骗了，他收我这徒弟不过是方便云游时有个替他揉揉肩捶捶腿的人，术法授得少心法说得多，可我天生榆木脑袋，心法参不透，跟着他把这天地倒是跑了半个。

师父来的时候，我正帮着夫诸把梨花窖往山上搬。

夫诸右腿有疾，当年姑姑带我回南禺山的途中，路过一洼地，夫诸蜷缩着身子躺在那里，右腿淌着血，流进池子里，颜色醒目得很。他本是一只四角白鹿，兆水之兽，淹了村子，村民一路追打他逃到这里。姑姑将他带回了山上，医治的时候他求姑姑不要治他的右腿，他留着腿疾，就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切莫要再随意走动，免得再祸害了无辜生命。姑姑摆摆手，封制了他身上的祸水之性，真的没治他的残腿，所以，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。

到山上的时候，师父正坐在穴前榻上同姑姑说着话，我不管身后腿脚不便的夫诸便奔了过去。到榻前时，师父抬起头看我：“我倒是想且生丫头想得紧，看你这番，也不负我当日收了你这徒弟。”

我将梨花窖放在玄桌上，树上梨花正好掉下来落在坛帽上，我说：“师父这次可是来看我的？我想你也想得紧，你可还缺揉肩捶腿的

人啊？”

他听了这话倒是受用，可好似没听出我话里的意思，只道：“缺倒是不缺，倒是想你现在给我揉揉肩。”

姑姑扑哧笑了一声，我跳下榻木立在师父身后，揉着肩抱怨：“看来师父也没真想我。”

他反问：“你这丫头说话怎么这般酸？”

我闷气不理他，姑姑却开口：“她这是想同你再出去四方看看，塌塌心。”

相比之下，姑姑把这话直接挑开了说，我自觉有些任性，也不接话了，只是手上的力道加重了不少，奈何没用，他还是不疼不痒。

“塌什么心？小丫头可是藏了什么心思？”他有些困惑。

姑姑与我心里明白。

跟师父四处云游那些年，我心里便生了疑问，这天地跑了半个，飞禽走兽、佛门仙家见识了不少，可是同我一般的鸟类，我再没有见过第二只。

回了南禺山后，我在林里守了好些日子，将各色鸟类都唤了来，也问过他们好几次，得到的回答都一样“不曾见过”。姑姑见我整日待在林里，把我拎了出来，我支支吾吾了半天才答她。

她叹气看我，眼里满是怜惜。她说：“你母亲是南方神鸟焦明，

你父亲是凤君，才有了你这仅有的一只小青鸾。”

后来我同夫诸说起这事，他逗着树上的精怪，想了半天说：“噢，难怪，原来你是只杂交神鸟。”虽然他话说得糙，倒也终于点醒了我姑姑那番话的意思。

我再去寻姑姑，说要下山找同类，她转身不看我，我再说话时，她拂袖进了穴门：“我歇息了，你想想清楚吧。”

姑姑如今一人照拂着这南禺山，自然疲乏得狠了些，每三百年就得睡上一阵子，算算到今日她醒来，这下睡了快有一百年了。

夫诸站在榻木前，给姑姑和师父各斟上一杯梨花窖：“她要下山，寻她那同类去。”

同夫诸长在南禺山的这百年间，我同他置过好几次的气，可是他现在跳出来替我说的这一句我倒是感激，因为如果姑姑怪罪，师父嗤笑，话从他的口里出来自然都被他挡了下来。

我缩在师父身后，看见姑姑的眉头锁了又松，忧心忡忡的样子一闪而过。

夫诸往姑姑身后站去同我相望，看我的眼神里带着几分愧疚，我摇摇头，想告诉他无碍。

“我说话里这般酸，原来是有求于我。”师父端起酒杯。梨花窖的香气冲进我的鼻子里，过分的甘甜味道，难怪师父总求着姑姑讨这

一杯酒喝。

我摸着师父的性子，问他：“那你可是同意了？”

他笑：“我是无碍，不知你姑姑怎么想？”

我心里一沉，当初我随师父学艺四处云游，姑姑便不大愿意，好不容易等着盼着我回来了，我又想下山，此前她歇息时要我想清楚，实则就是想拖拖我要下山的心。

我这下泄了气，心里怪着师父太不会猜心思，如若姑姑是答应的，我便不会在他面前再求一番。

姑姑不回答，反而问贪着酒杯的师父：“你这番经过我这里，可是因为钟山上的那位？”

夫诸再给师父添上酒，退回去时又看我。

我甩袖气恼地在梨树下坐着，把本来在树下玩耍的指长精怪赶走。

“是。再过几日他便醒了，他同我师父创始元灵同生于混沌之间，师父不在，我自当是得代师父去拜访拜访的。”

“那倒也是，说起来他同创始元灵可是这上古时候的第一二人，各路仙家大抵都会去凑个热闹吧，我这儿还有两坛梨花窖，你帮我带了吧。”

“你同山上那位也是有些情分的，你不……”似是想到了些什么，师父噤了言。

姑姑把玩着手里的酒杯，眸子越来越沉，微微摇了摇头：“不去